

徐兆玮日记

四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徐兆玮日记

(清) 徐兆玮 著 李向东 包岐峰 苏醒 等标点 黄山书社

剑心移日记

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国十二年三月三日

十一年（1922）二月二十四日，壬戌正月二十八日，阴。昨夜二鼓时大雷雨兼下雹，食顷始止。

昨日黄昏时，苏法出闭门，闻人言老宅有盗警，由电话通知。亟令其至曜叔处询之，则云有江北音者二三百人，恐是盗。电话已断，曜叔已令人下乡探之。予以黄昏时不应有盗，且老宅非盗所羨，恐有讹传，非事实也。今晨周龙生来，言有江北船二艘泊陈泾桥，男女共十余人，日则行乞。昨晚忽失一孩，数人分路叫唤，天高月黑，致疑为盗。闻于船上搜得打鸟枪。此辈决非良善，但闻曾在振新纱厂中作工，有振新办花处人可作证云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，壬戌正月二十九日，阴，下午雨。

李霖《燕南琐忆》卷上云：《烧饼歌》俗传刘青田作，当系附会，然其语确多奇验，但须事后始明耳。如“手执钢刀九十九，杀尽胡儿方罢手”二句，词意虽显，而九十九终不明了。迨武昌起义，城中满人杀伤殆尽，下句验也；军人以白为号，或谓白字，实百字去一画，又百数去一即九十九也，则上句亦验矣。一说九十九者隐射黎元洪也，因此三字合得二十八画，适系九又十九之数耳，亦通。按：以二十八画解九又十九之数说太迂曲，不知以白字为百字去一画稍近理，且以九十九射字一为白字，固前人谜语也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壬戌正月三十日，大雨雪，惟著地即融，不至等积耳。夜，水缸中见冰。

为外姑挽其表妹潘寄生女士联：绛帷弦诵常坐春风，误联冰雪因缘，却栽成一树女贞盈门桃李；白发康强预知末日，此是圣贤学问，又何羨蓬山证果净土归真。女士许字外姑之弟，后为粤匪掳去，生死未明。女士因守贞不嫁。能文工诗，授经以老，生平不信佛。临终前数日，预知将死，更衣沐盥，故下联云然，亦实录也。

《燕南琐忆》卷上云：甘薯生熟皆可食，夫人知之，唯逾春则腐，不能久储耳。往岁游蒲嘉间，见有碎切如米者，问之曰晒干可经久不烂，以为此新法也，赞叹久之。

后阅《南方草木状》，旧珠崖之地，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，惟掘地种甘薯，秋熟收之，蒸晒切如米粒，仓囤贮之，以充粮糗，名曰薯粮。是则碎切之法自晋已然矣。甘薯救饥，今人多知之，碎切储藏未闻人述，录存之。

二月二十七日，壬戌二月初一日，阴寒。

丁芝孙复函云：示悉，当即函达尊意。工程局亟盼来城组织，未知僦从能否早日到城，以慰渴望。《识小录》当面呈。

陈慰农寄示苏嘉湖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草案，其规定路线凡四：一、苏嘉线，以乍浦为终点；二、苏湖线，以广德为终点；三、苏太线，以太仓为终点；四、苏常线，以福山为终点。资本总额三百万元。工程伟大，未知能成事实否？

《燕南琐忆》卷下：吾乡呼一切工匠为司夫，称僧道亦然。汉、沔各县则呼顾工为司夫，而黄河南北又称塾师为司夫，北地妓女之呼掌丝竹者亦曰司夫，二字音则确是而即此二字否？则殊难断定。盖即此二字，则不宜施之塾师，且于僧道亦不甚妥。以为师傅或师父，则除塾师外皆不足以当之，或称塾师非师傅，即师父，余则皆系司夫，然欤？否欤？姑识之，待质高明。按：吾乡塾师不称司夫，而工匠及商店雇工则皆同，工匠之弟子亦称师曰司夫。究竟二字作何写法，书缺有间，不得而详也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壬戌二月初二日，阴，稍暖。

正月三十日《小时报》载自强《自强庐联话》云：江苏一师校长杨月如先生，当代之教育家也，以部事奔走燕京，覆辙身殉，中外悼惜。后校中开追悼会，挽之者以千计。时余就学校中，级任教师乃昆山钱緬唐，道学家也，为全校师生挽一长联云：献身社会，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，奔驰南北万死不辞，在先生固自誓牺牲，初衷何憾，只可怜脱辐康衢，蓦地起风波，无妄之灾，未免天公呼愤愤；办学苏城，朝考职夕序业夜庀事，融贯中西双方并进，俾吾校陡增声价，教泽常存，怎及料束装祖道，乡关渺云树，同人此别，竟嗟泉路去茫茫。一气呵成，无斧钺痕迹，同人、无妄尤属工巧。曩者五四运动，学生郭、周、徐三烈士以身殉事后，江阴开追悼会，余友钱君任江阴旅苏学生会会长，代会中挽一联曰：青岛未还，青年先死；黄花比烈，黄鸟同悲。

三月一日，壬戌二月初三日，阴雨，多风。

正月三十日《小时报》新闻：南京小贩姜姓于雨花台拾得红色石子一枚，大如铜元，正面有墨龙一条，背面则一黄鹤，栩栩欲活。在夫子庙售卖，为一西人以二百元购去。

《此登临楼笔记》卷中：吾昔谓环球尽辟，小人傜侥之国殆无其事，野乘之说可不攻自破，抑知竟不然。向者剑老从事新疆军队，走宁夏山中，高尺有余之小人往来山中甚夥，面目与人无异，而发四披，穿马腹而过绰如也。有人即于马上擒而挟之，留之营中，与之食亦食，能解人意，而不能通言语。使之操作轻微之事，颇能勤奋。数日后逃去，仍归其山中。是真奇事。惜未摄影，一供吾人快睹也。

小人，余曾记数则，今又得此事，可见种类至今未绝也。

三月二日，壬戌二月初四日，晴。

挈桂、榕二儿入城，过白茆新市张帆行，五时至城。下午天阴风狂。夜又雨。

《游戏世界》第八期君博《蠡园随笔》“黑米”条云：天雨金、雨粟、雨肉、雨血，史策历代不绝书，书之以记怪异。地生毛、生瘤、生粉、生糕，小说诸家各详载，载之以博奇闻。雨金、生毛云云皆往古旧事，非所目睹者也。胜清光绪二十一年己亥暮春、首夏三、四月之交，苏城有流民自江北来掘蚯蚓、蜈蚣为业，卖于百草店作药料者，掘泥挖土，掷瓦翻砖，冀得曲蟮、百脚焉。吴人俗呼蚯蚓为曲蟮，蜈蚣为百脚。忽于阊门城头发见一种黑米，扒一处有一处，千百粒不等。众人传观，群相惊诧。明日娄、齐门城头又见之，又明日盘门、葑门、胥门城头亦见之。满苏城六街三巷，长桥短弄，人家之阶砌墙壁间亦均见之。城以外或有一二，不及城内之多。家家掘，户户掘，人人视，黄童喜为玩物，白叟叹为咎征，哄动闾阎，约及旬日而粒棵难寻矣。越十五年而清社屋，然其理诚不可解。太仓朽粟果何自来哉？

三月三日，壬戌二月初五日，阴雨竟日。

予左腿湿气结毒忽红肿不能行，静坐观书，万念俱寂。

《游戏世界》第八期遗纲《谭虎室联话》云，范肯堂先生挽妻联云：又不是新婚垂老无家，如何利重离轻万古苍茫为此别；且休谈过去未来现在，但愿魂凝魄固一朝欢喜博同归。挽族兄衡正联云：龙伯高愿汝曹效之，即以兄之平生永诏兄子；马少游称善人足矣，孰谓吾今老大私愧吾宗。挽友妻联云：相夫子以学，有太母风德意所从来远矣；节孺人之丧，为王姑寿孝思与亡者同之。就事填词，颇近自然，无蹇涩堆垛之病。

山阴马眉莼先生代人挽袁端敏二联，其一云：尽瘁在江淮，身去功成，千载犹思羊太傅；哀荣备彝册，子先母老，九原遗恨李临淮。其二云：名扬台府，功在江淮，更喜能军传令嗣；史炳丹青，庙崇俎豆，只怜临奠有高堂。

绍兴陈烈女宛珍从父母侨沪，年十七，字沪人王菁士，未婚也。民国七年三月，菁士病卒，宛珍闻之，遽仰药以殉，距菁士之歿后三小时。杭县徐仲可珂为联挽之曰：天荆地棘，人世将何之，毋宁死；室异穴同，其愚不可及，真自由。新隽可玩。

三月四日，壬戌二月初六日，阴寒。

芝孙以电话约予二时至图书馆，予乘輿往。芝孙言，赵楚天适回家，已询其能否担任本乡测量，伊有允意，约明日面谈。又知地方自治筹备主任一席芝孙不就，已改聘予。予谓前已托良士致意荐贤自代。芝孙谓现已发表。一件湿布衫脱不落矣。

三月五日，壬戌二月初七日，阴雨。

上午，瞿良士来。

《游戏世界》第七期遗纲《谭虎室联话》云，汤济武卒，黎前总统挽以闻曰：急难失良朋，伤心鸿雁分行，风雨更无相并影；解悬违夙志，回首龙蛇起陆，乡关犹有未招魂。

三月六日，壬戌二月初八日，阴。

上午，至良士处小坐。王采南来，言在南京闻齐督军欲将江北警备队归其统率，以便腾出军队移扎别处，而王省长不肯。近日谣言颇多，最甚者谓孙文如北伐，则将遣一军由上海取苏州，浙、闽将遥为之声援云。

芝孙以电话招予二时至图书馆，仍乘舆往。与赵楚天晤，楚天言，测量全县水道，照前次计画书所罗列各线，四月可毕。太湖水利局中可以请假，因与订定为主任，并延聘各测员约廿日前到常接洽一切。芝孙又示予子戴函，谓北京政局将爆裂，梁决不下台，嘱士希致意。朱敏人来，未晤，旋至图书馆，予尚未行也。

映南函云：阴雨，读文襄诗，颇有感触，得四截句，亦二十年前旧生活也，一笑。

《读广雅堂诗》：官禁危疑厝火薪，梁公位望重丹宸。慈恩毕竟深如海，公在南皮，以慈禧赏银立慈恩学校以教子弟，以诗纪之。所谓欲报慈恩如海深者也。防护庐陵让外臣。德宗不废，虽有刘忠诚一疏，然外使不允之力居多。

南皮诗笔松禅字，各具风流绝世姿。相厄原非两贤志，文人善妒似娥眉。

才人强令作平章，文采功名转两伤。不及东坡老居士，玉堂小坐即江乡。

持尺焚香属望深，选贤扶国老臣忧。专求忠孝成虚语，应悔当年荐士心。经济特科以梁燕孙为首选，诗中所云忠孝专求郑毅夫者是也。

三月七日，壬戌二月初九日，阴。午后开霁。

张映南来。丁芝孙持函嘱予同具名致朱敏人县长，欲以海虞试院后进为水利工程局。现防卫队涂副队长家眷借居于中，令其迁让。

三月八日，壬戌二月初十日，晴。

与钱耕玉函云：昨遣人至尊寓探询，知台从尚未莅止，现因水利工程局组织测量一部，与丁君芝孙屡次商酌，延聘赵楚天为主任。楚天系邑人而服务于太湖水利局者，经验较富。适赵君回里，已与面订一切，约望日后来常，工程局便可成立。务祈足下早日来城着手进行，不胜盼切。

下午二时，至瞿文忠祠，今日开水利研究会也。会员过半数须二十六人，而到者二十五人，缺一，四处招寻，始得张美叔，而铃声振矣。请禁南夹筑坝案以呈请行政长官表决多数。闻近日有督军出面筑坝，以收入缴价充军费，已有成议，恐非民力所能挽回也。

三月九日，壬戌二月十一日，阴。

招黄星璇来，嘱其与屈砚云交涉，以常邑庙现为海虞市公所办公处，欲令让出一间为筹备自治处也。王采南来。

下午，蒋韶九约至图书馆议县道事，予步行往，入城后第一次也。湿毒已消肿，但步履乏力，行道稍迟耳。至则到者甚少，仅芝孙、采南、陈君书、赵君闳数人耳。韶九拟于十五日提出议案，借拨开办费一千二百元，惟明日须往上海，俟翥青叔到后再提议。

前日余以《药龕集》交芝孙，今日芝孙云将于十五日往三峰，嘱寺僧先行排印，

并嘱予为题词。微雨，幸即止。

三月十日，壬戌二月十二日，阴，十时开霁。

映南来，谈至傍晚始去。

得顾怀玉函。

阅何海鸣《求幸福斋随笔》，述坊间出版之《中国预言》，其所附会颇足令人解颐，拟录入《消寒录》中。五十九象曰：无城无府，无尔无我，天下一家，治臻大化。金批以为大同之象，不知何日方遭此现象也？

三月十一日，壬戌二月十三日，乍阴乍晴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。还，过燕园访映南，时外姑与内子、桂、榕二儿偕来。园中梅花将残。予阅沈公周之《鸣坚白斋诗集》，其咏时事颇不愜予心。出至图书馆，芝孙携新印之《藏海寺志》二册交予，云寺僧所赠，并另辑题咏一册，浼予作序。

三月十二日，壬戌二月十四日，阴。

上午，至大榆树头吊顾亮臣之丧。下午雨。

与朱敏人函云：水利工程局择定之房屋，须将队长办公室移往外厅，昨招匠估见该厅修理费共九十余元，此项可否在警察罚金项下拨付，祈赐复为盼。原估工账呈电。

植儿傍晚来，携施士则初二日函，云：拙稿收到，改削处如获珍宝，感激不尽。又初七日函云：有人转来顾公度先生一纸呈览，应如何答复，乞示数行。又，拙稿《人鬼循环论》一卷，友人怱愚印送，呈乞汰削。倘蒙宠锡弁言，欣出意外。春寒，四野风狂如虎吼，孤馆独坐，低吟白乐天放言，不尽人世之感。附顾公度函云：璜泾沈子福丈著书甚多。杭州有一友人刻前辈经学、理学书，沈丈之书亦必允刊。至沈丈已刊之书望代求各一部，未刊之书各色书名先赐一目录寄下，至盼。

三月十三日，壬戌二月十五日，晴。

得何子诒十四日函，托谋一位置。

上午，植儿偕顾怀玉来。下午，至图书馆赴行政会议，翥青叔亦来。会议散后偕钱耕玉、屈砚云、顾怀玉、翥叔等同至老邑庙教孝楼下觅自治筹备处房屋，决定以教孝楼后楹为办事室，会场可设前楹。耕玉今晨曾来访予，与约同往看屋也。复至映雪山庄，砚云移居其中，布置尚未就绪。傍晚归。

三月十四日，壬戌二月十六日，晴。

与施士则函云：两函寄到，值玮在城，植儿携来始知壹是。顾公度先生系老友，所言杭州有人愿刻前辈经学、理学书，子复丈之著述必能入选。玮已将《经说》另编目录，分三卷或二卷尚未定，俟将目录写出寄与足下，可转交公度也。文集俟印竣后亦可邮寄一部，如能再付枣梨，亦不朽盛业也。记得子复丈有《五代会要校勘记》，自云颇费精力。书未见，不知共有几卷，想稿本必存在，但是史学书与公度所云经学、理学不合耳。《人鬼循环论》当点勘再寄。公度函附还。天气未能畅晴，花信亦较迟矣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，翥叔与植儿先至。十一时，与胡膺夫同至西仓前王季玉家吃喜酒，晤沈镜明。席散后至图书馆，邀钱耕玉来定水利研究会常年预算。复与翥叔同至裕兴，傍晚归。夜，邵治衡来访，谈组织自治筹备处事，翰青叔亦来，言到已傍晚。

昨日朱敏人在会场发《王学指津》每人一册，盖阳明降乩讲学之演稿也。神道设教，未知所言果何如。

植儿自金陵携归方惟一函，二月廿四日。云：晤翥青，欣审杜门撰述，道履胜常，甚慰。承属书件，暇当为之，恐不足供先生一噓也。还拟请题亭林先生遗象，或长歌或律诗，异时藏之名山，度不负先生鸿著，敬祷敬祷！

三月十五日，壬戌二月十七日，晴。

晨，至逍遥游晤翰叔，知翥叔今晨乘轮至昆山矣。下午二时，至图书馆，防卫队以电话来请予往，盖队长室迁移外书厅，县署派绍兴孙君覆勘，欲会同估价也。予往，与吕文标、涂子卿晤。少顷，陈君书、曹养纯亦来。回至图书馆，今日开采米会议，议决将备荒二万五千元尽数买米二千五百石，卜子良、庞稚云二人各认一半，存储后由监察员公同封存，米价大约在十元以内。

与邵治衡、钱耕玉议组织筹备自治事。

访李经畚，经畚足疾未愈，出门仍不便也。过天禄阁，吴季英以《圣教序》、《颜鲁公三表》二册示予，携归示良士，良士谓十元以内可购。夜雨。

三月十六日，壬戌二月十八日，雨。

九时，至王季玉家贺喜，晤张叔颖，与谈回复县议会事。归家后，吴季英来，示予残书数种，予取《俞氏书谱》二册、《新百美图》二册、残本《陈司业集》一册、《乘龙佳话》一册。又，石印胡刻《文选》一部，季英索价三元，以为便宜，强置予处。字大悦目，三元实不贵也。

嵇洛如母陶太夫人八旬寿联集义山句：红砌杏花娇，隔座送钩春酒暖；照席琼枝秀，彩衣称庆桂香浓。又为瞿良士撰一联：日月舒长仁者寿，子孙贤秀地行仙。

三月十七日，壬戌二月十九日，晴。

九时，与翰叔、植儿、聘之同舟下乡，过白茆风顺，张帆行，五时抵家。

荣德生所立大公图书馆赠《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》四册。

程邕之寄来《书目》一册，均系寻常习见之本。

三月十八日，壬戌二月二十日，晴。

偕聘之、曜叔、植儿至支塘，吊许蕙生出柩。师叔请予点主，植儿先归。予与冯仲卿步行游览，并至青莲阁啜茗，三面环水，风景剧佳，惜无花木为点缀耳。校舍在对岸，亦无树木。予谓校舍必须植树，郁郁葱葱，自然幽胜，而乡校无一讲求者，可见审美心之薄弱也。题主礼毕已八时一刻，急偕聘之下船，河漕逆潮，行甚艰难，十一时始抵家。

二月初三《小时报·自强庐联话》云：闻之友人称常熟某富翁拥巨资，不学无术，有雁鹅之号。曩者自营菟裘，重楼广厦，既成，浼俞某为制一联一额以资装饰。俞某

固名士，语多诙谐，谈言微中，即名其堂曰“来宾堂”，其联云：十里平沙弹绿绮，一窗晴日写黄庭。骤视之风雅之至，细察之实有所指。盖来宾者，鸿雁来宾也；平沙者，平沙落雁也；黄庭者，黄庭换鹅也。巧思慧舌，妙绝千古。按：相传为杨濠叟先生轶事。

三月十九日，壬戌二月二十一日，晴暖。

以《宗月锄遗著》四册、《大充集》二册、《寒翠簃诗集》一册、《龙尾集》一册赠大公图书馆，托申新办花处转交。

种盆梅三株于宅东隙地。虎丘张姓花树船来，予购红山茶一盆、洒金杜鹃一盆；蕙兰二枝，花贾云其一疑是素心，但谚云“仙人不识蕙素”，恐未必能实现耳。夜大风。

二月初七日《小时报》云：今年正月十四日雷，在雨水前十日，此走雷一次也；二十七日又雷，在惊蛰前十二日，此走雷二次也。闻诸父老云，走雷一度反冷四十五日，今走雷二度不亦反冷九十日乎。记者系泰州人。今日天气甚暖，而黄昏时又吹冷风，然则泰州之谚固信而有征矣。

三月二十日，壬戌二月二十二日，晴。风息而寒甚。

二月初六日《小时报》载寄萍《梅影轩偶忆录》云：斜字，《说文》，抒也。今方言谓自壶口注茶酒于他器曰斟，殆即斜字。又云今称藏匿曰畔，此字有之久矣，陈后主兴齐云馆，主谣曰：齐云馆，寇来无处畔。

翥叔来，言与惟一、孟豪等发起旧苏府属四县自治联合会第一次集会，定在常熟，约三月初三日以后十余日内。又言此次省自治筹备处之成立，王省长恐有战事发生，江苏将卷入旋涡，亟谋维持之法，意固不在自治也。

自正月初八日起至二月二十二日止，凡四十五日，共阅《半月》第一卷第八号、第九号、第十号三册，《游戏世界》第四期、第五期、第六期、第七期、第八期五册，《礼拜六》第一百四十一期、一百四十二期、一百四十三期、一百四十四期、一百四十五期、一百四十七期六册，《新声》等第七期一册，李霖《燕南琐忆》二卷，金武祥《漓江杂记》一卷、《漓江游草》一卷，清湘鹤突汉子《鹤突话》一卷，角城存悔《此登临楼笔记》三卷，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六卷，张廷玉《澄怀园语》四卷，申涵光《荆园语录》二卷。

三月二十一日，壬戌二月二十三日，晴。

偕植儿入城，过白茆，风大顺，张帆行，四时抵城。

同善社之势力潜滋暗长，或以为宗社党之变相，读《礼拜六》第一百四十八期华振远《入同善社》，记述入社时情形甚详，闻大成教亦类是，均系歧途，非正轨也。

三月二十二日，壬戌二月二十四日，晴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，知南夹筑坝将成事实。午后，至图书馆晤钱耕玉，因涂子卿房屋将迁，添修工料，估见七十七元零，约明日至逍遥游啜茗，后往访邹士希解决此事。

与丁芝孙、瞿良士至枕石轩啜茗。芝孙示予赵楚天函，言：前日拙老到虞，系改组后特来与士绅周旋，表示开浚白茆之意旨。因局款至本月止仅余二千余元，除苏省月解三千元外，每月经常开支短少约三千元，非藉开白茆等河之名而得到汪荃老在财部请准开河之款，势难支持。改组以后，局用反增，旧时属员既换汤而不换药，添委新员更源源而不绝。倘使秉政者采纳忠告，任贤使能，犹可折服群众而息浮言。无如所亲信者多属同乡，学无根柢之流，且皆予以重要位置，于是逐臭之夫如蚁趋膻，奔走其门，今日之局至于如斯，明眼人观之，恐此后风波不易即息也。所言太湖局近事颇详，拙老谓陶拙存前日偕庞芝苻来常，芝苻遍访芝孙、子戴，谓开通沙墩港已成事实，吾常将受其害。芝孙谓现有南夹问题更大于沙墩港，芝苻默然，后遂绝口不谈云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壬戌二月二十五日，昨晚四更时起大风，狂甚。

晨，至逍遥游，对风行，几不能前。耕玉九时来，十时，与偕访邹士希，畏寒不能起，在卧室中与谈定贴还涂子卿一百元，限日迁移。午后，至图书馆，与芝孙、良士晤谈。夜，芝孙、采南请省视学费朴庵，邀予作陪。风狂甚，天亦骤寒，可穿羊裘，天时不正，极矣！

三月二十四日，壬戌二月二十六日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，风已熄，但较寒耳。

翥叔三月二十一日函云：顷由巽公转来无锡钱舜卿函，悉南夹案确系督军与通州争利，未易解决，张四非得六十万金不可，而督军许至三十万。锡人预备再起力争，嘱我邑为后盾。兹奉舜兄寄来印刷品一件，即希察阅，请与水利研究会诸君一阅。标近为吴淞电话事，日内须赴上海四县联合，望公等先为筹备。此间已托惟一分头浹洽也。

下午，访沈镜明，新购佛学书数十册，予取观《无量寿佛经图颂》一册、《报恩论》三册、《净土四经》一册、《莲宗辑要》一册，又取渤海本《灵飞经》一册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壬戌二月二十七日。

晨，至裕兴，植儿已与采南赴沪矣。至逍遥游，丁芝孙得陈铸九电话，言南夹筑坝已得省电，因约朱敏人三时至图书馆会商。予与赵君闾同行至北门大街王义庄，瑞峰招饮。座有杨调甫，向非二时不到，瑞峰屡促之始来。席散即至图书馆，拟一公电请其审慎利害，先辟泄水河道，再定计画，但言之谆谆，窃恐听之藐藐耳。至枕石轩啜茗，傍晚归，拟访沈镜明，不果。

三月二十六日，壬戌二月二十八日，晴。

《小时报》唐慎坊《臧庐读史琐言》有一条云：东沃沮耆老言，尝于海中得一布衣，其形如中人衣，而两袖长三丈，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，顶中复有面，与语不通，不食而死。又说海中有女国，无男人，或传其国有神井，窥之辄生子云。坊按：说部《镜花缘》未始无所本。

黄聘之廿七日函云：连日飓风，乡间茅屋损害不少。又云：昨日葆初来何，因公在城，转至舍间，述及筹备职员，伊愿担任。复函云：筹备处已聘定三人，暂告一结束，俟开办后再商。

剑心移日记
民国十一年(1922)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国十二年三月三日

下午至图书馆，与芝孙同往枕石轩啜茗。归途访沈镜明，还《灵飞经》款，伊让至二元五角，实不昂也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壬戌二月二十九日，晴。

晨，祝外姑寿。即至逍遥游啜茗，映南电话嘱邀芝孙等便饭。芝孙等询予，予以小生日不须送礼答之。旋曹养纯约看海虞试院后进房屋，涂子卿已迁出。招工匠估修，即归张宅，酬应宾客。下午，至李竟宇处取水利存折一扣，明日拟支银四百元备用也。夜又大风。

瞿良士廿七日函嘱予拟争南夹筑坝电，不知已成事实也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壬戌三月初一日，晴。

晨，因风大未出门。午后，至枕石轩啜茗，傍晚归。

读振绮堂所刊《罗壮勇公年谱》，有二事可资谈助。《官兵屯札》：茅平缺粮实属无法，余上前回明，令所获三千五百多贼人剥杀煮食，七大人应允每日将所获贼人立斩，均剥肉煮食。内有一兵向余曰，才煮食，一贼系两个茎物。余往看属实，此是奇事。第二日粮仍未到，人肉用完，各兵饿急，将贼之头脑、尸骸、肾囊等类一并割食。惟茎物一昼一夜硬煮不烂，口嚼不断，似乎绵絮。

太平厅北九十里花萼山，其山最高，为渠水山之祖，由终南山发脉，层峦叠嶂，周围老林约数百里，而太平诸山又皆发脉于斯。山中一庙供祀花萼老祖，世传三国徐庶隐寓于此，真仙境也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壬戌三月初二日，阴。

得翥叔初一日昆山函，略言四县联合先期集议，现与惟老等商定四月十一号在虞叙商。

昨闻钱幼宾有一绝咏南夹事甚滑稽，今见《自由报》亦载，附录于此：丸泥堵塞吴淞口，江北江南水变田。从此轮车达重庆，淮黄流合尽回天。

下午，至图书馆晤顾怀玉、许师叔，知杨与九在苏算交代，即与黄星璇同至李竟宇处，商定派星璇为款产处代表。至枕石轩啜茗，良士请屈伯刚在山景园小酌，邀予与芝孙作陪，饮毕由县西街而归，盖迎恩桥亦有拜香社也。至东殿巷知拜香已为县署禁止。归家值微雨，天公不做美，一般小负贩又将起恐慌矣。

三月三十日，壬戌三月初三日，阴。

晨，至逍遥游，良士雇一舟请屈伯刚观拜香，予拟与榕儿出北门辞之。少顷即微雨，然拜香者不顾也。予俟雨稍止，向学福堂借伞归。下午天霁，二时与榕儿出北门，至孙祠啜茗，群花盛放，惜游人甚稀耳。四时始归。以《宗氏遗著八种》、《龙尾集》赠屈伯刚。傍晚，良士邀予往，与伯刚剧谈，始知伯刚与龙尾为东京同学，又为应试同年，本旧识也。观良士所藏旧拓《孔宙碑》，甚佳。

三月三十一日，壬戌三月初四日，晴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，归后，良士来邀予，怀玉、师叔与邵次铭咸在，拟四公团合

推代表监算交代公函。商业银行卜子良请惠乐园午饭，良士、美叔固邀予往，到客甚少。席散至图书馆，晤钱耕玉、夏贻重、曹养纯，约明日十时至水利研究会发任事公牒，即归，稍整理积件。

四月一日，壬戌三月初五日，晴。

晨，顾怀玉来，予尚未起，亟起出视，则已行矣。少顷，仆人持一字来，知已赴苏，且言顷奉谒，适驾昨夜未归。盖误以未起来为未归来也。九时，至水利研究会，丁芝孙亦来，印发任事公牒毕即散归。下午二时，至地方自治筹备处，与耕玉商定下月二十号开第一次筹备会。缘正值清明节，又有圩市乡圩工未完，恐早开则赴会人少也。至枕石轩啜茗，傍晚归。

四月二日，壬戌三月初六日，晴。

与顾怀玉函云：昨晨弟来，正在盥洗，出迓则已行矣。后读来札，方知误会未起来为未归来也，一笑。南夹通电鄙见以为请督军、省长宣布内幕，一面移付长江下游治江会讨论利害，最为正当，弟意以为然否？

晨，至逍遥游晤王采南，知昨日晚班归，植儿尚在苏未归。蒋志范述在沪见四十余岁之妇女作学生装束者，成一联云：鹤发鸡皮，现世登徒女；短衣革履，中国主人翁。予问何谓现世，则云时出现于大世界、新世界也，众为哄堂。又集江湖谚语一联云：笑话其鼻涕，妙不可酱油。亦佳。

下午，挈榕儿至老庙教孝楼下筹备处小坐，至逍遥游啜茗。芝孙遣人来邀，云赵楚天在图书馆。予往与商定进行方法，楚天以所拟服务规程乞予点定。榕儿欲归，即偕之归，在县南街昶记入万国储蓄会半会。

四月三日，壬戌三月初七日，阴，微雨。

八时，至北门王义庄，今日开庄悬匾也。芝孙示予南通覆南夹电，有所持理由甚正，可径电省长等语，赞成乎？反对乎？伟人心理不可测知矣。

四月四日，壬戌三月初八日，阴。

晨至良士处，知予等力争南夹之电，省长已有覆电，中有沙田局呈，称业经江常绅团会议赞成开放南漕云云，众大愤，西乡亦有人反对云云。予因为良士拟一电颇详尽，后用海虞市董事领衔代电。闻西乡由陆子章领衔拍一电，余拟代电，中有云：顷读省长覆邵绅等电，据沙田局呈称，业经江常绅团会议赞成，又称当由江常两县水利研究会征集住居南夹两岸人士意见，联合统筹。然常邑水利研究会已呈请禁止筑坝，邵绅松年等亦电请暂缓兴筑，全县舆论一致反对，不知沙田局所称绅团会议是何团体，何人与议？壅江围田利害关系岂仅在南夹两岸，是直利令智昏，朦蔽钧署，徇沙棍一面之请，钳合邑人民之口，黑幕重重，益滋疑骇。自谓颇对症发药云。

下午，与良士至图书馆，朱敏人亦在。良士得家中电话，知王丹揆来常，船泊接官亭，乃与隐南、良士、芝孙写一公函，请明日十时至图书馆会晤。至枕石轩啜茗，风逾大，重棉不温，亟归易衣，已傍晚矣。

四月五日，壬戌三月初九日，阴，微雨。

昨日蒋韶九函询翥叔踪迹，顷得翥叔十七日上海函，知袁观澜、洪伯言亦将于十一号至常，会商县道进行办法，翥叔九号可到。

至逍遥游啜茗，十时至图书馆，邵息庵亦来，少顷王丹揆来，谈良久，留午饭，一时始去。今日清明，雨丝烟柳如入画图。本欲出北郭踏青，恐遇雨不果，未免辜负佳节矣。

四月六日，壬戌三月初十日，阴。

上午，至逍遥游啜茗。下午一时，至水利研究会，借开工程局委员会也。到者王采南、瞿良士、顾怀玉、蒋韶九、邵治衡、汪翼照，恰过半数，通过预算案后即散会。

至枕石轩啜茗，与芝孙议明日研究会选举代表事，予意属映南，而韶九亦有垂涎之意。夜，良士、怀玉在近芳园请宗寿于、刘琴孙、徐镜寰等，邀予作陪。

四月七日，壬戌三月十一日，阴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。

致赵楚天函云：前日匆促未得畅谈，丹老来常已将借才之意述明，当再函致湖局，重言以申明之。昨日已将测量预算通过。芝孙之意先请足下来常，至南夹测量大势，如能即日命驾沙洲，有王阶平在彼钉界，可以招集助手，借用仪器一切方便也。南夹争持剧烈，势难为空言之解决，务请速临为盼。

下午至常邑庙，治衡与叔颖先在，治衡意中治江会代表亦拟举映南。旋至水利研究会，观推举治江会代表，用投票方式举定韶九、映南二人。夜，采南、次铭、养纯三人邀饮山景园。

四月八日，壬戌三月十二日，阴。

晨，整理积件未出门。翥青叔电话来，云在燕园午饭，二时约至图书馆。予与卜子良、庞稚云议籾米存栈事，水利研究会代表邀及农、商、教育三团体议统一主张事，美叔赴锡，以副会长朱海文为代表。众议季通为福利公司代表，如议南夹事可令其退席，最好另举一人。海文谓此事我不知，且并未开会，俟回去商量。又议苏、昆、江三县来宾招待事，推定屈砚云、曹养纯二人为干事。夜，与翥叔在惠乐园吃大菜。

四月九日，壬戌三月十三日，晴。

晨，至逍遥游啜茗。午后，至自治筹备处，与翥叔、曹养纯遇，谈良久，同在枕石轩啜茗。翥叔与映南同访钱吉庵，予先归。

王丹揆四月八日函云：此次于刘河、七浦、白茆三处周行视察，觉最为重要者亟应于各河口内建置双闸，以免浑潮阑入，并可泄放湖涨有余之水。且各该处内河水道小轮经过，查得淤浅之处不少，亦宜设法疏浚，俾得畅流。惟际此时局，经费困难，殊为焦灼。兹已事毕，于六日遄返苏垣，幸叨福庇，一路尚属平顺，嗣后有关水利事宜仍祈随时指导，以匡不逮。

四月十日，壬戌三月十四日，阴。

晨至逍遥游啜茗，遇微雨，映南邀囊叔与予同至燕园午膳。复至图书馆，因狄巽行约于二时来也。久待不至，西南风大起，体中觉寒，时雨已止，亟归添衣。良士阅圩工归，使人来邀。乃至良士处剧谈，闻商会治江会代表已改推朱海文云。

自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三月十四日止凡二十一日，共阅《罗思举自撰年谱》二卷，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六卷，张廷玉《澄怀园语》四卷，申涵光《荆园语录》二卷，彭兆荪《忏摩录》一卷，《礼拜六》第一百四十四期、一百四十六期、一百四十八期、一百四十九期、一百五十期、一百五十一期、一百五十二期、一百五十三期、一百五十四期凡九册，《半月》第一卷第十一号、第十二号共二册。俗事扰人，几无静坐读书之暇晷，惟自咎叹而已。

四月十一日，壬戌三月十五日，阴。

晨，良士来招予，知昨晚张仲纯、方惟一、费仲琛偕来，共七人，寓新旅社。予等至逍遥游与诸人晤，治江会代表已出发，惟映南改下午乘苏轮，因商会改推公文更易，须携之同往也。予等即觴三县同人于逍遥游。饭后至图书馆开会，定联合会之名曰平社，推方惟一、顾怀玉二人为简章起草员，约十七日下午开成立会。夜，聚餐于山景园，太仓洪伯言、许九畴，吴江周子馨亦来，可谓盛会矣。天雨，乘藤轿归。张双南函来，知予主持水利工程，荐其次子鼎，谓于测算、制图二事颇能胜任，并将所绘各图计三十纸呈阅。盖双南于前日自津门归也。

四月十二日，壬戌三月十六日，阴。

晨，至逍遥游，中途遇雨折回，已而雨止。外姑欲上石虎浜归让斋先生坟，予陪之往。西郊清旷，犹见桃花，山态夷犹，水光淡雅，令人玩赏不尽。归家又雨。邵次铭、曹养纯邀至惠乐园陪袁观澜，盖今晨由沪轮来也。谈义务教育事，终席无倦容。闻良士言，下午在图书馆演说至二点半钟，听者忘倦。观澜言，在欧洲请客之菜不过二样，今中国之菜不啻十倍，肚皮如何装得下去。予谓惠乐之菜多而不精，袁君盖有隐讽之意云。

四月十三日，壬戌三月十七日，阴。

晨，至逍遥游，知昨日治江会代表已有电来，先行测量，暂缓筑坝。

芝孙交赵楚天函，十日发。略云此间绘图未了，须至本星期六方可请假回里，仪器等敬烦先请王君借定。至如何测法，届时再前来请示遵办。予因明日下午，嘱芝孙照料一切，芝孙云，当请曹挹芬陪之到沙。

仲纯、惟一等出西门游玩，予因体倦未往。下午至图书馆待仲纯等，本约五时开会，六时始归，秉烛通过简章，即约至惠乐园聚餐。今日之菜清而腴，一矫昨日之弊。惟一赞不绝口，谓六元之席昆山虽十二元亦做不出云。席散后偕良士、芝孙等同至新旅社送别，同人将于明晨归也。归已十时。

剑心斋日记 民国十一年(1922)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国十二年三月三日

四月十四日，壬戌三月十八日，晴。

晨起写文曹养纯一函，俟赵楚天来，将其所绘写字桌及仪器厨样同往定做。又写送张双南一函，略谓令郎俟工程实施后设法位置。

八时偕内子，桂、榕二儿下乡，四时抵家。昨日曾以《龙尾集》十册托方惟一分致平社同人，余一册赠昆山图书馆，补志于此。

四月十五日，壬戌三月十九日，晴。

陆枝珊初十日函云：《灵南遗稿》能选竣否？日前东园丈处请求序文，业经寄来，惟中有误会之处，次序亦嫌错乱，词句尤属空泛，殊非经意之作。此老以卖文为生活，良由润笔不敷，故弄此手段也。弟因此有所感触，不忍辜负知己，搜索枯肠，费一昼夜之心力，勉强拟一篇，将灵南生平事实次第叙述，所幸尚无大谬。惟弟于骈文一道系属门外，词句间不无疵病。前日病鹤先生在城，呈请藻饰，并求五哥教而政之，是所幸甚。

读张心斋《幽梦影》，中一条云：天下惟鬼最富，生前囊无一文，死后每饶楮镪；天下惟鬼最尊，生前或受欺凌，死后必多跪拜。不觉破涕为笑，生不如死，可助鬼张目矣。

四月十六日，壬戌三月二十日，晴。

今日祀先，用俗过清明节例也。

徐印如三月十七日函云：闻常熟商会开设银行，欲在董浜一带组织押米栈，董浜敝庐似尚相宜。前官河后支河，上下固便，地基亦宽大，计九亩余。乞迅赐代商之美兄，如当意飞示回商。

与卜子良函云：刻得徐印如来函，言闻贵银行欲在董浜一带组织堆栈，伊有住宅一所，似尚相宜，前后通河，地亦宽大，计九亩余云云，用为转达，如欲觅屋，可与商量。

四月十七日，壬戌三月二十一日，晴。

邀翰叔及校中诸教员午餐。

与徐蔚方函云：京师一别，忽忽十载。近闻从事湖局，且随丹老来虞，深以不获一见为怅。弟为乡人推举任水利工程局，责重才疏，惟惧弗克负荷。现拟先办测量，借才湖局，延请赵君楚天为主任，期以四月。赵君系邑人，又曾测量白茆，水势情形熟悉，前已面告丹老，当再缮公函奉达。去岁水灾甚于辛亥，西乡诸港淤浅，内水不出，汇聚东流，白茆南段中隔，不能尽泄，而低区诸市乡苦矣。然臆测究属空谈，必实勘始能知其受病之原，惟冀时冀教言，以匡不逮，幸甚。

四月十八日，壬戌三月二十二日，晴。

上午，偕植、榕二儿，壬、时二孙至先茔祭扫，十二时归。

《和朱轶尘自题〈破浪图〉用原韵》：万里长风话壮游，白鸥天外片帆收。苍茫岛屿蓬山近，出没鱼龙海国秋。幻蜃忽惊生变气，闻鸡亟起数更筹。劳劳身世忘恩怨，

谁是交亲与素仇。

春寒三月似凉秋，裙屐踪稀白日悠。荆棘铜驼谁忍见，稻梁泽雁急为谋。长鲸跋浪何人掣，浮蚁浇愁一醉休。剩有大堤垂柳色，随风犹绕翠楼头。

四月十九日，壬戌三月二十三日，晴。

八时入城，过白茆，风顺，张帆行。四时至城，觉头痛，与外姑略谈即卧。傍晚起阅报，九时即寝。

与王丹揆函云：大旆莅常，获聆教言。顷奉惠书，力主通江各港建置双闸之说诚有见。于吴淞、刘河、白茆从前所建之闸皆同虚设，非改弦更张断不容墨守成法也。但白茆南段中隔，去岁低区淹没，积水不退，其害实由于此。此段工程不巨，如能筹款浚通，则万家顶祝矣。弟谬被乡人推举主持水利工程，现定先测量干河，然后分别缓急次第疏浚。拟借才贵局，延请赵君远为测量员，期以四个月竣事，想执事嘉惠下邑，必能允如所请，望风翘企，无任主臣。

四月二十日，壬戌三月二十四日。

晨起，见天微雨，不欲至逍遥游。会王阶平来，示予自治筹备处预算表，稍为更定。少顷黄星璇来，以会议规则、办事规则二种草案请予商定，为改削毕，适芝孙以电话招予早至邑庙。十时冒雨往，布置会场一切。饭后，筹备员陆续来，二时开会，到者四十余人，通过每月预算及议事细则、办事细则。当议调查人口时，予意册式未颁布，可电省请示。张隐南则谓现行自治法吾人是否承认，因此惹起回复旧会派之高调，结果俟省筹备处成立后再议进行，此则被动而非自动，于民治精神不无遗憾耳。

与丁芝孙至工程局小坐，约赵楚天谈测绘进行方法，复至枕石轩啜茗，傍晚归。

美叔置酒请外姑饮，邀予作陪，家庭娱乐颇为愉快。

四月二十一日，壬戌三月二十五日，阴雨。

十时，雨稍止，至工程局与赵楚天、夏贻重、曹养纯商量进行事宜，会养纯得电话，言其子起痧，拟趁快班下乡，先别去。楚天继去，余与贻重饮近芳园。一时，至图书馆晤良士、芝孙，复访李竞宇，商量拨款至上海购置仪器，傍晚始归。

卜子良函云：手示敬悉。敝行甫经成立，现仅就东门外设有栈房，尚未能推及乡镇，徐姓住宅姑俟需要时再行接洽，请以此意转告徐君为荷。

复徐印如云：久疏音问，积思如阜。顷奉大教，即商之商业银行经理卜君子良。复函云未能推广，缘大兴银行已租何氏栈房，该行未肯竞争，容俟日后留意。原函附呈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壬戌三月二十六日。

天黎明时闻风雨声，七时起视，地已干，天有霁色，即开船下乡。出小东门经五渠，风顺张帆行，十时已抵白茆新市，三时至家。

曹幼伸来片，言徐煜甫事已知照徐蕴三分所长，并随时留意可也。

陆枝珊廿四日函云：日前奉上东园文序文并拙作一篇，谅均察入。上巳节，许君瘦蝶虞山之游，相见恨晚，因述及此序之误点，当由许君代为函达，已允重加修饰，

——
剑心移日记
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国十二年三月三日

乞将原稿一并寄下，是盼。朱轶尘同社有自题《破浪图》二律，前经邮达请求赐和，未审能察入否？嘱代询及并求玉和。

《沁园春》：壬戌上巳节，偕娄江许君瘦蝶、陆君拜言、吴君企贤、龚氏昆仲同游虞山，并泛舟尚湖，夜间聚饮于近芳园，因赋是解。一角虞山，著屐同登，修禊良时。问书台千古，落花阒寂；剑门双劈，叠石嵌崎。曲径通幽，空潭鉴影，常建留题壁上诗。风光好，有觴箫社鼓，帽影鞭丝。

湖湄烟水清漪，趁夕照霏微泛棹迟。念尚书老去，绛云何在；柳姬衰艳，红豆相思。故国衣冠，名山翰墨，白鸽峰前太傅祠。游踪纪，且偃灯榻管，醉酒倾卮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壬戌三月二十七日，乍晴乍雨，天亦薄寒，殊不似暮春天气也。

牡丹盛开，珍珠塔亦垂垂白矣。小园中杂花甚多，目不给赏，惜朱银藤因架倒伤根，着花甚少，未免辜负芳时耳。

与陆枝珊函云：两奉手书，借悉一切。吴君骈文品格不高，致多肤词，不如尊作之贴切也。兹将吴君原作及大著检上，小有献替，无裨高深。朱君轶尘和诗祈转交，无病呻吟，自觉可笑。灵南稿已编目，当即日为之编录，后死之责不容推诿。时局螭塘，杞忧曷极？

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壬戌三月二十八日，阴而多风。

予定明日入城而无船。邱松来，云今晚至昆山，后日黄四爷叫人城。予询四爷是否一人，予可同行否？少顷聘之来言，邱松今晚之生意已另托苏阿如，准明日一同入城。植儿亦欲同去。夜，繁星丽天，知明日天晴矣。两日未阅报，询聘之奉直消息，云尚未开战，亦不能详耳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壬戌三月二十九日，晴。

八时开船至城，过支塘，因落水，长桥底高低尺许，几次撑篙均退下，后雇夫二人，用纤绳硬拉，始得过桥。一路逆水，舟子颇费力。今日为大东门赛龙舟之期，乃仅见社船数只，两岸观者不少，而雇舟则绝无矣。想见低区被淹之苦，虽迷信者亦不能强为娱乐也。五时抵城，予以劳倦，休憩不复出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壬戌三月三十日，晴暖。

八时，至逍遥游啜茗。十时，至水利工程局与夏貽重谈公事。又至劝学所晤王采南、曹养纯。下午二时，至水利研究会讨论南夹案，曹养纯、顾补斋、张映南、王采南最激烈，卒以划坝议决。予至图书馆向黄星璇取款产处钞币三千元，为工程局购备仪器之用。复至枕石轩啜茗，傍晚归。

为烟墩庙请出示保护事，与采南、养纯同函朱县长云：何市、归市、张市之间旧有烟墩庙，僧尼久无，香火绝少，以致梵音寂灭，佛殿倾圯。该庙既无田产，又乏香资，庄严久失，兴修为难。今有籍隶本邑，常住普陀山之松泉和尚，大发宏愿，募化巨金，鸠工庀材，大加修葺，三门重振，诸佛顿新，更名为烟墩法灯庵。附近居民无不赞许，所虑游手好闲之辈不知底蕴，藉端滋扰，恳请给示保护，俾旧庙得以保存，佛法赖之护卫，无任感禱之至。此系采南之稿。